

張家朗恩師 翻新守住先

位處旺角鬧市商廈的香港劍擊學校佔地7,000多呎，這天沒有訓練常見的刀光劍影，除了接待處的工作人員緊守崗位，只餘校長黃贊獨坐一隅修補工具。「每次也是一停便不知停多久，唯有靠這段時間翻新設施，讓學員回來煥然一新。」曾是香港劍擊隊教練的黃贊於2002年成立私人學校，由最初只有60多個學員，發展至現時兩間分校共600多人，奧運冠軍張家朗、「花美男」崔浩然等港隊代表，也是他的得意門生。惟在新冠疫情期間，體育場地一封再封，即使曾在劍擊場上身經百戰，黃贊也感無所適從：「有家長問過我們可否網上授課，但劍擊需要合適場地與裝備輔助，亦要對練才可做到攻守，如果收了錢但交不到功課，我過不到自己關口。」

奧運高峰收生爆滿

他憶述最長一次試過連續停課3個多月，即使能夠申請體育處所類別的防疫抗疫基金，亦無法平衡租金與二十多名員工及教練的薪金開支。「最難捱要向銀行借貸先捱得住。幸好家長與員工體諒，業主恒隆地產亦知道我們宗旨是培育體壇幼苗，每個月主動檢討租金優惠，最高試過平租一半，香港人其實不是想像般冷漠。」去年初疫情暫緩後，黃贊喜見課堂反應踴躍，加上張家朗的金牌效應，在暑假的最高

峰期，收生應接不暇。

順應環境以退為進

以為柳暗花明，冷不防又被重刺一劍，黃贊只好沉着應戰：「劍擊講求冷靜頭腦及臨場反應，對手不會因你停低而收手。既然這段時間並非個人能力可以解決問題，只好順住環境應變，例如定時打電話給家長及學員關心近況，就算停課亦可保持訓練熱情。」他不諱言相比起劍擊學校的營業前景，更加擔心青訓發展：「香港劍擊近十多年進步良多，有賴青少年時期不斷出國比賽提升水平。這兩年莫說出國，就連訓練亦一再受阻。現在最樂觀當然希望年初四可以解禁，就算不行也希望政府可待疫情緩和後，逐步放寬人數限制參與訓練。」



港隊劍擊代表崔浩然（左）及楊子加皆是黃贊的得意弟子。



黃贊趁着停業翻新劍擊學校設施。

「疫」境波照撐

運動比賽總有領先或落後，如果放棄就一定會輸。受惠去年東京奧運熱潮，不少體育學校收生應接不暇，惟曙光初現之際，第五波疫情來勢洶洶，再被勒令封場停業。年關難過，一班體育人在手停口停之下，只好咬緊牙關再度變陣，以退為進共渡難關。

文、攝：天藍
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
體校變陣 渡難關



「劍神」張家朗創佳績，惟香港體壇仍未走出疫情陰霾。



學校不乏國際米蘭特派的外籍教練。

封場期間只能網上授課。

創校逾半時間受疫情影響，廖展立堅拒言棄。

政府早前公布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，體育處所可申請一筆過的5萬元津貼，唯有部分足球學校及運動訓練班，因主要是向康文署及私人會所租用場地，即使被迫停業亦不符合申請資格。2018年成立的香港國際米蘭青訓學院便是其一，行政總裁廖展立（Louis）無奈道：「公司會址主要用作日常行政及放置裝備，所以政府只

當我們是一般商業登記，只能為教練申請每人5,000元補助金。」他透露學院目前有10個全職教練，在所有訓練取消之下，迫於無奈在農曆年假前，換成按工作次數支薪。「好艱難才會選擇行到這一步。我們花了不少心機栽培教練，但這兩年有教練因為收入不穩寧願轉行，亦有人怕了入行，令到行業萎縮。」

意大利連線定教案

早年不少外國著名球會與香港足球學校建立合作關係，國際米蘭青訓學院成立不久便建立口碑，惟先有2019年的

足校無津貼 網課補真空

修例風波引致多班訓練取消，加上新冠疫情的封場限制，Louis慨嘆在創校3年多以來，有一半時間處於混沌狀態。「除了創校頭一年，便只有去年4月以後約9個月時間正常營運。復課後家長和小朋友『餓波』已久，興趣班反應熱烈，青年隊更由2隊增至5隊，按當時發展本預算可逐漸填補停課期間的損失，現在卻不敢多想。」他直言早在上月發現首宗Omicron輸入個案，已擔心疫情再臨，只是沒想到迅即便向體育場地「一刀切」，現時只能維持有限度的網上授課。「這兩年我們一直與意大利總部保持聯絡，早前便收集了學員的慶祝片段在意甲主場聯賽播放。雖然他們不了解如4人限聚令等香港特有的防疫政策，但也有定期給予教案我們參考，除了像控球等可以勉強在家進行的簡單訓練，最近亦加入了足球歷史、提防傷患及營養飲食等學術理論，增加趣味

及新鮮感。」

冀球場適時重開

不過運動始終並非網課可以完全代替，Louis唯望政府體恤業界訴求：「以往即使疫情緩和，足球場也要等待一段時間才能重開。明白難有政策可以惠及所有人，但也希望有關當局可以『貼地』一點。」儘管難以預知這場「疫境波」何時才會鳴笛完場，原本從事保險及金融業的Louis仍無悔初心：「香港體育產業一向『難搞』，但能夠看到學員進步成長，向着夢想進發，這份滿足感不是其他行業可以媲美，就算再難打亦要堅持下去，齊心協力扭轉敗局。」



去年復課後，學員反應踴躍。